

從柬埔寨看東南亞危機

黎世芬

多 時以來，西方國家便把東南亞的局勢看為打骨牌，一張牌倒下去，將會接二連三地，倒個不停，勢必牽連到全盤輸光為止。西方人士持這種看法，身處東南亞危局的各國政治家，不免深以為慰，很可惜的是看法自看法，一旦面臨重大決策，乃至全球性戰略擺在案上對盤的時候，這種看法縱使深受各方讚美，終究抵不過現實的利益。

杜勒斯國務卿手訂的東南亞聯防計劃，便是根據上一看法所作的結論。但是，十多年來，東南亞聯防公約從沒有產生過多大的作用。法國首先採取掣肘的態度。事實上，等於退出了公約組織，英國雖然不敢明目張胆地打退出的口號，可是，如果新當權的保守黨仍然實行工黨所訂的在一九七一年以前，完全撤出她在蘇彝士運河以東防衛力量的計劃，也等於對公約的義務視若具文，留待美國去單獨承擔英雄式的「警察任務」。澳、紐兩國力量有限，而且遠水難救近火。巴基斯坦多年來不僅不預聞東南亞公約的事，甚至還轉過頭去和公約的假敵人——共匪大談全面合作。

至於公約的簽字國當中的另一亞洲國家菲律賓，一度為爭沙巴主權和馬來西亞劍拔弩張，如果把東南亞公約也當作一盤骨牌來看，所剩下的牌已是寥寥無幾。然而，東南亞各國仍能少安勿躁的是美國還能堅持她的道義精神，從不惜重大犧牲參加越戰便可完全看出。

可是，今日尼克森時代揭開了新的一頁，「談判」似乎已決定要取代當日杜勒斯、艾森豪所標榜的「圍堵」，尤其在今年三月柬埔寨政變，推翻了施亞努的親共政權之後，這麼一個有利的新形勢，尼克森所能作爲的不過是「撤軍——進軍——再撤軍」而已，不能不說，東南亞實已進入一個新的艱難困苦的局面，這種局面所存在的危機，不是可以從軍用地圖上的紅色藍色

箭頭顯示出來的。明白點說，東南亞危機不再是純粹的軍事問題，而夾雜着更複雜的權力政治問題，甚至牽連美國國內潛存的政治危機在內。

客 觀地，如果把詹森總統於一九六七年的宣佈轟炸北越，和今年五月尼克森總統的宣佈進軍柬埔寨作一比較，前者，顯然看出國家戰略對政治的領導作用；一到了後者，便顯示出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約束軍事戰略，已到了妨害美國總統行使憲法所賦予的統帥權的程度，這使得西方人士對如何防衛東南亞的安全，起了根本上觀念的變化。

柬埔寨是東南亞的一個小王國，人口不到七百萬，自一九五三年脫離法國獨立後，即採取所謂中立路線。惟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間，柬國仍然接受大批美援，一九六〇年，柬王蘇拉瑪里去世，施亞努上台，才開始親共，因為施亞努有一種錯誤的看法，認爲主宰東南亞命運的，不再是美國，而是北平匪幫。

施亞努當政後，曾數度前往匪區，兒子也留交周匪恩來作質，實際上已受匪挾持。一九六三年，施亞努突然誣指美國有意顛覆他的政府，宣佈拒絕美援，改向匪要求軍經援助，無異對匪俯首就範。一九六五年復正式與美絕交，從此不惜爲匪作僱，在國際間更扮演共匪的代言人。在印尼蘇卡諾政權未倒之前，曾一度有「北平、河內、金邊與雅加達軸心」之稱，柬埔寨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見。

對 越戰來說，柬埔寨是盟軍方面的最大死角，北越和越共不但利用鄰近越東邊界諸省作爲庇護所，對越進行肆擾；而柬埔寨的施亞努和施亞努小徑，配合從寮國延伸下來的胡志明小徑，更構成北越南侵的一系列重要的增援運補路線。根據盟軍情報，北越和越共在越南二、三、四等戰

區作戰所需的糧秣彈械，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從這條補給路線供應的。

華府軍方和越南的盟軍官員早就認定：越南戰事的遷延持續，無法結束，柬埔寨的特殊情況為其主要原因之一。但因為施亞努一直肩着中立的盾牌，玩弄政治投機，投靠北越和中共，美國亦無可如何。

施亞努這次被黜，實咎由自取，因為柬埔寨人傳統地把越南人當為他們的世敵，施亞努自從採取親共政策，引狼入室，把北越和越共都帶進了國境。柬埔寨人眼見北越和越共居然鳩佔雀巢，有久居不去的企圖，早就懷恨在心。龍諾將軍和馬達克親王所以在躊躇一段時間之後，終於發動了政變，主要原因，就是他們已看出施亞努早就失去了柬埔寨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龍諾將軍的上台，使得柬埔寨的反共態度突然明朗，新政府一面對北越採取強硬的態度，要求北越和越共軍撤離柬埔寨，繼而與北越和共匪斷絕外交關係；一方面更要求自由國家給予援助，混亂的中南半島局勢，於是在一夜之間，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它的重要性，要從反面去看：如果沒有龍諾的右傾政權出現，美國就沒有進軍柬埔寨的機會。柬埔寨境內六萬以上的北越和越共部隊大可以等到尼克森總統撤軍計劃完成，美軍全部撤離越南後，在毛共支援下，挾其強大軍力，直取西貢，併吞南越。一旦南越失陷，則寮國和柬埔寨，均將淪入共黨手中，泰國三面受敵，而臨近馬來西亞的一面，又早有泰共潛伏其間，可謂整個暴露在共黨的包圍圈內。中南半島一失，東南亞便無屏障了，情況嚴重可以想見。

現 在柬埔寨居然站在反共陣營這一方面了，的確是東南亞多年來少有的可喜的現象。宜乎對自由國家是一積極的鼓勵。然而，進援柬埔寨的三萬一千名美軍突又於六月三十日全部撤離東境，北越和越共的主力，仍在柬埔寨境內流竄騷擾，東軍雖然獲得少量越南軍隊的援助，仍是勢單力弱，情勢的危殆，却不減於政變之前。

美國地面部隊匆匆進援而又匆匆撤出，說明兩點：

第一、美軍進入柬埔寨，是基於美國政策的要求，而不是基於柬埔寨戰局的要求。

第二、尼克森的新亞洲政策，不會因為中南半島局勢的再惡化會有所改變，從觀念到實際，它都是已定型的。

當尼克森總統下令美國部隊進軍柬埔寨的時候，曾經發表聲明說：「我

從柬埔寨看東南亞危機

們的目的，不是佔領這個地區，一俟將敵人從這些庇護所中逐去，將他們的軍事供應品摧毀，我們即行撤退。」

六月三日，當美軍在柬埔寨已經達成若干戰略目標以後，尼克森又向美國人民發表演說，補充說明他進軍柬埔寨的原因。尼克森說：「在四月二十日，我宣佈在今後一年內，從越南戰場再撤退十五萬美國軍隊。……如果敵人企圖乘我們實行撤兵計劃，在柬埔寨、寮國和南越加強攻擊，以致危及我們待撤士兵的生命時，我會以我們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身份，採取强有力的行動，來對付這項威脅。……」

「在四月二十日至三十日之間，共軍對中立的柬埔寨境內許多重要城市，發動一系列的進攻，他們的目的昭然若揭，是要把五年來，破壞柬埔寨中立，在柬埔寨境內佔領的基地，連成一氣。如此一來，柬埔寨和越南毗連長凡六百哩的邊界都會變成敵人的土地，敵人便可從那裏對美國和盟國的部隊，發動攻擊。這對我們留在南越待撤的部隊，構成一種難以接受的威脅，這可能會增加美軍死傷的數字，危及我們的撤軍計劃，會把戰爭拖得更久。……我們如果不對付敵人這種行動，將會在全世界面前，使美國的信譽掃地。」

從 尼克森的聲明中，我們就可知道，美軍進入柬埔寨，完全是基於美國政策的需要，基於「越戰越南化」政策執行上的需要。所以在同一項命令中，他限制美軍進入柬埔寨的深度，不得超過二十一英里，同時還規定撤軍的限期。這種「不求勝利」「有限度」的做法，對共方來說，毋寧是一種鼓勵，就柬埔寨戰場的需要，和柬埔寨反共局勢來講，是絕對不適宜的。

柬埔寨的反共局勢，雖然由於美國進軍的關係，而暫時獲得局部的穩定，但越共和北越部隊的主力，並沒有為美、越聯軍所殲滅，相反的已却化整為零，撤出了他們原在柬埔寨、越南邊境設立的庇護所，流竄到柬埔寨各地，他們隨時都可糾合集結，進攻柬埔寨首都，給龍諾政府以致命的攻擊。

據六月廿七日金邊電訊的報導：「柬埔寨北部，已全部為越共所控制。在與寮國和南越接壤的拉達那基里省的最後一批柬埔寨政府軍，已經撤退。

美國軍事官員認為，自五月一日美軍發動攻勢以來，無疑的他們錯過而未發現的共黨補給貯藏所，和他們在柬埔寨已經發現的一樣多。雖然共黨的

軍隊是被驅散了，但是毫無疑問的，他們將會捲土重來。」

美國軍方還進一步的形容美軍從柬埔寨撤退時的心情說：「他們是懷着『距敵人被消滅尚遠』的感覺，而撤退的。」

美

軍爲什麼要在明知共軍還嚴重威脅着柬埔寨的自由生存，而龍諾政府急待外軍援助的時候撤離呢？這正說明了尼克森的亞洲政策，決不因爲柬埔寨局勢的惡化而有所改變。這不能不說這一政策的基礎，是相當現實的。

關心國際政治的人士常喜歡把美、俄、毛在國際政治上，三角鬥爭的關係來看每一個地區的問題。認爲每一個地區，都是這三個敵對力量的消長。美國可以在這兒助俄制毛，也可以在這兒助毛制俄，抑或是俄毛重拾舊好，一致對美。用公式去看國際問題，當然具危險性。但最近兩年來的許許多多跡象顯示出俄毛兩惡在某些地區誠然相濟，而在東南亞問題上妥協的可能性却不大，尼克森的「談判時代的來臨」，就是基於這種認定而產生的。他要通過談判同時告訴蘇俄和共匪，我不願意把你當作敵人，並且願意和你和解。——至少有關這一地區的問題上會如此。

本年二月十八日尼克森在國情咨文中明白表示：美國將由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變爲「合作伙伴」的身份，這固然是受了國內反戰份子的壓力，及國力相對衰退的限制，但爲了保持以俄毛對立爲前提的三角關係，亦必需在姿態上避免突出，才不致引起俄、毛共同的猜忌。

所以目前美、俄、毛在東南亞所表現的姿態是：美國從東南亞熱戰中逐步撤退；毛共表面依然野心勃勃，但遭受蘇俄牽制，以及大陸內部的動亂，力有未逮；俄、毛在東南亞的冷戰，將因美國部隊的撤退而勢必加劇。

美軍撤退的計劃，尼克森已有宣佈，甚至還預計在一九七一年內，全部撤出越南。不僅如此，美國還同時宣佈，要從韓國撤退，並已和韓國政府開始談判撤軍的技術問題。即使此一權總理威脅着以內閣總辭來作爲談判的支柱，美國並未作實質上的讓步。

至

於毛共對東南亞的侵略野心，早已昭然若揭，自從龍諾政府的堅決反共態度明朗化以後，毛共對東南亞煽動變亂及擴大戰火的企圖，更趨積極。周匪恩來曾於四月廿四日在西南某地嘯聚北越、越共、寮共的頭目，和被罷黜的柬埔寨元首施亞勞，舉行所謂「印支人民最高級會議」。接着

於五月五日，施亞勞在北平僞政權的卵翼下，宣佈成立「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毛共隨即與柬埔寨新政府，斷絕一切外交關係。五月十日，北越頭目黎筭又從莫斯科轉往北平，和周匪恩來會談柬埔寨局勢問題。

五月二十日，毛匪澤東又以私人名義發表反美申明，指斥柬埔寨的政變，互相支援，堅持持久的人民戰爭。跟着，在北平舉行所謂「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大會」，毛匪還親自牽着被黜的施亞勞和匪酋林彪、周恩來、陳伯達等，粉墨登場，爲中南半島的三個共黨傀儡政權打氣。

總觀共匪的這一連串做作，其所抱的野心企圖，不外下面兩個：其一是要開闢一個新戰場，假借施亞勞組織的名義，使用匪軍的人力和物力，必要時逕行進入這個戰場，奪取柬埔寨的米倉和政權，並擴大東南亞的戰火。其二是要在東南亞結成以施亞勞的名義爲中心的統一陣線，排除蘇俄的政治影響，而增強毛匪自己的勢力，向東南亞進攻。

以上兩種情況，都是莫斯科（甚至北越）所不願意看到的。這些年來，蘇俄曾苦心焦慮，運用外交經濟、貿易的種種關係，與亞洲國家紛紛結好；去年，俄曾並會公開倡導「亞洲集體安全」，其用意就在防止毛共勢力向東南亞的推展。

莫斯科對於施亞勞投入毛共懷抱，至感不快，所以對施亞勞的民族團結政府，也始終未予承認。相反的，蘇俄駐金邊大使庫多略徹夫却把莫斯科的一份聲明，改送金邊的龍諾政府，內容僅表示警告對方，不可放棄中立路線，但並沒有表示蘇聯將採取什麼行動，且措詞溫和，併由莫斯科電台公開發表。這無異說明：莫斯科所要承認和保持外交關係的，是金邊的龍諾政權，而不是在毛共卵翼下的施亞勞亡政府。

當

柬埔寨局勢發生激烈變化的時候，外電傳說蘇俄會透過俄毛邊界會有爲毛共所接受。六月間又傳說蘇俄曾建議給予毛共十億美元的鉅額貸款，作爲恢復大規模蘇俄經濟援助及貿易的基礎，亦爲毛共所拒絕。這些傳說，雖然沒有採信的價值，但至少可以證明蘇俄對毛共在中南半島日漸增加的影響力，至感不安；以及俄、毛在東南亞政策方面，一直沒有達成實質上的妥協。

本年五月十日當北越共黨頭目黎筍抵達北平，和周匪恩來會談前，曾在莫斯科勾留了一個月，和俄共首領布里茲涅夫，連續舉行過三次會談，並發表公報，說是討論蘇俄與北越雙方「加強友好合作的步驟」。這顯然是一種表面的說法，如果僅僅討論兩國友好合作的步驟，何勞兩國共黨領導人的頻頻會談，這裏面當然涉及東局的變化，以及北越對毛共和施亞努流亡政府的態度等實質問題。

六月三日巴黎傳來電訊，說蘇俄外長葛羅米柯曾告知法國，蘇俄極願看到中共在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予以排除，這當然是蘇俄的真正願望，因此，如果毛共對中南半島有進一步之行動時，蘇俄亦將運用他對北越共黨的影響力，全力予以牽制。

另

一方面，美軍雖然決定撤出越南，但美國對亞洲反共力量的支持，並沒有改變，美國國務卿羅吉斯曾公開呼籲亞洲自由國家支持龍諾政府。當七月二日東南亞公約部長級會議在馬尼拉舉行時，羅吉斯曾發表演說，保證美國繼續以「有限度」的軍事援助供給柬埔寨，又泰國參謀總長達威元帥於六月底結束美國訪問返抵曼谷時，亦公開表示：美國已保證將以更多的「間接」及「直接」援助，給予東南亞國家，抵抗共黨侵略。

綜合上面的各種現象，我們可以獲得一個比較可靠的結論，那便是：中共要想在東南亞大打，未必能打得起來，蘇俄要想和，也未必能和得下去，目前的中南半島局勢，就將在僵持的現況下拖延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在這段日子中，東南亞情勢最顯著的特徵，將是集國際陰謀詭計之大成，出現最錯綜複雜的局面，例如一方面願意看見東南亞戰爭的局部化，如果以「越戰越南化」作代表，跟着便可能有寮戰的寮國化，柬戰的柬埔寨化，緬戰的緬甸化。而與此對立的正是共匪一手所訂的內部顛覆手段，即使得一國內部政治的二分法，其足為代表的如阮友壽的南方人民陣線來與西貢阮文紹總統的對峙，以蘇伐魯旺的寮國愛國陣線與永珍的溥瑪首相對峙，以施亞努的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與金邊的古諾首相對峙，乃至以乃比里的泰國人民解放陣線與曼谷的他儂首相對峙，以陳平的馬來亞人民解放陣線與吉隆坡的拉曼首相對峙。而另一方面，又有一個以三頭馬車為模式的新中立主義，重新登場，利用以上分裂的局面，火中取栗，一如黑魯魯夫當年的傑作——永珍聯合政府。

從柬埔寨看東南亞危機

遊覽過台灣橫貫公路的人，都熟悉公路坍方有時造成的奇蹟，路旁巨石危立欲墜，可是却為幾顆小亂石所撐住，安然無事，行人車輛，就在這暫時的苟安局面下安然來往，也許就此一年半載無事，也許幾小時後，一個微小的震動，立刻巨石下墜，便會造成一場山崩地震的災禍。東南亞就在這麼一個危險的均衡中，暫時渡過一天兩天，一月兩月，也許一年兩年，然而大變動的那一天，終究會來到，它是不可避免的。

美

國主管東南亞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格林，曾於四月二十二日在美國眾院歲出委員會作證時指出，日本美國蘇俄和中共，是在亞洲太平洋問題上舉足輕重，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四個力量。格林這種看法，我們不能說他不對，可惜的是他只看到問題的過去，沒有看到問題的現在和未來，祇看到亞洲的東北部份，沒有看到亞洲的全局。在未來亞洲太平洋問題上，真正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應該是亞太地區各國本身正在成長中的反共自衛力量，這種反共自衛力量，在東南亞國家中，正在普遍的形成，尤其在韓國、中華民國、越南和泰國，表現得最為堅強。自從美越軍入柬後，這種力量已有漸之合流的趨向。目前，越南部隊已決定長期留在柬埔寨，協助龍諾政府抗共。泰國雖然還沒有部隊參加柬埔寨戰爭，但態度至為積極，泰國副總理兼陸軍總司令巴博將軍並表示：派軍赴柬作戰，是自然的一種措施，泰國政府應派正規軍赴柬助戰。看最近越、柬、泰三國領袖的互相會商，橫貫中南半島的西貢、金邊、曼谷反共軸心的形成，將為時不遠了。

東國與韓國和中華民國，亦已重建友好關係，並在洽商韓、中兩國對柬埔寨反共戰爭的援助問題。

最值得注意的，還是五月十六日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公開的討論柬埔寨問題的亞洲和太平洋國家的外長會議，參加的有印尼、日本、柬埔寨、越南、韓國、寮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十二個國家，會議公報曾呼籲停止在柬境進行戰爭，並要求所有外國軍隊撤離，恢復國際監督委員會，以便監督柬埔寨的中立。

美

國外交官員對於日本、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國，能够堅定立場，參加這項會議，並和堅強反共的越南、韓國、寮國、泰國和澳、紐等國達成協議，發表聯合公報，表示甚為驚訝。這說明亞洲非共國家，為了區域的安全和自身的利益，反共的立場已日趨一致。

目前，柬埔寨戰場已進入雨季，龍諾政府正在越泰兩國協助下，積極的訓練部隊，擴充自衛力量，準備應付北越和越共軍的捲土重來。東南亞國家爲了自身的安全，應該面對現實，採取下面三項有效措施：

第一、應迅速而不猶豫的對柬埔寨龍諾政府，分別給予軍事、經濟及技術方面的各種援助，使龍諾的反共政府能够堅強起來，變成中南半島的一座反共堡壘。

第二、當前亞洲問題的根源，是共黨的侵略，既是軍事的，又是政治的，如果避開軍事而談政治，或避開政治而談軍事，或兩者皆不談，將永遠無法解決亞洲問題。亞洲各國政府人民，應該勇敢的站起來，清除苟安和姑息的思想，才能防止共產的滲透和顛覆。

美國經濟衰退問題

陳元

一 病症與處方

今年十一月是美國國會選舉期，共和與民主兩黨爭取選票的主要攻防戰在經濟問題。

六月十六日，參議院民主黨政策委員會通過決議案，其中提出目前的經濟情形：

一、物價增漲高達年率百分之七。（據最近證實的指數，五月份消費者物價增長乃爲年率百分之六。）

二、利率達到一百年來最高的水平，致使房屋建築商，地方政府，學校區，農民和小商人遭受重大困難。

三、失業率達到百分之五，還可能繼續增加，這是一九六四年以後的最高點。

第三、如何把東南亞國家已有的自衛力量，聯合起來，使它成爲一種主宰東南亞局勢，決定東南亞問題的強大力量，是當前東南亞國家的重大課題，必須如此，才能抵禦外來的侵略，實現由亞洲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近

百年來，東南亞國家一直在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和民主國家國際警察的保護下，自衛力量的成長，祇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而且還嫩弱不堪。美國政府爲了完成在亞洲地區的軍事撤退，除了應大量對東南亞國家個別實施軍、經援助外，還要促使東南亞國家進行合作，建立起北大西洋公約式的亞洲集體防衛組織，這才能够使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安全，獲得真正有力的保障。

四、工業生產以及國民生產毛額，從一九六九年秋季以後一直下降。
五、金融市場嚴重的不穩定。

共和黨執政以來已經十八個月，物價膨脹情形迄未見改善，而經濟衰退已招致工人失業增加，股票跌價，鐵路宣告破產。造成所謂「膨脹的衰退」現象，這是舉世皆知的事實。

美國經濟界重要人士，包括聯邦準備局主席柏恩斯（Arthur Burns），國際貨幣基金會董事經理史維茲爾（Pierre Paul Schweitzer），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以及工商銀行界人士，都贊成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未能奏效之餘，可以採取所謂「所得政策」（Income Policy），也就是管制物價和限制工資的政策，國會並且醞釀通過法案授權總統採取「所得政策」。

尼克森於六月十七日發表電視演說，首先，他揭舉政府努力的目標有三，即充分就業，經濟成長以及和平時期的經濟穩定。他不諱言面臨五大問題